

庫文有萬

種千一集一第
編主五雲王

詩明淵陶

註選華東傳

TRUE LIGHT MIDDLE SCHOOL
LIBRARY

私立真光女子中學校圖書館
廣州市白鷺湖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

導言

『此中有真意，欲辯已忘言。』○這兩句詩雖是作者寫他自己對於自然和人生的洞見，卻旁彌是預先代我們後世的讀者說的。我們苟不跟中國文學太隔膜，那末就單看見『淵明』『元亮』『陶令』『靖節先生』這幾個名字，便要聯想到酒，聯想到菊花，聯想到一種特調的高風亮節了。我們讀他的詩，常得着一種渾然的美的印象，但覺有一種真淳的風趣沁入我們的脾肺。你若想去批評牠，分析牠，總覺得無從批評起，分析起。這正是真藝術的特色。——凡是真的藝術，都是不容分析的。

○飲酒詩二十首之五。

但我們若果把他的作品細細咀嚼一下，也未嘗不可略略知道他的生平，窺見他的人生觀，並明白他的藝術所以不朽之故。

陶淵明生於公元三六五年，卒於四二七年，正當晉宋易代，天下驟然之際。他的生地柴桑，南望匡廬，爲中國最大名勝之一，北襟大江，東吸鄱陽湖，山水之秀，俱不缺乏。

他的生平事蹟很是簡單，我們可以將牠粗粗分做三段：第一段是他『投耒學仕』以前的少年時代。我們曉得他雖是累代簪纓，[○]卻全不像一個宦家子弟。他從小便須自耕而食，絲毫叨不着祖上爲官的一點光；從知他的祖先的人格，必定非常高尚，而他的遺傳的天性也必定極其純潔的了。

○曾祖侃官至八州都督，封長沙郡公，祖茂曾爲武昌太守，父某亦曾爲官，參看年譜。

關於他的少年時代的生活，史上都無記載，但我們看他詩裏，一則曰『弱年逢家乏』，再則曰『疇昔苦長飢』。[○]可見他少時的境遇是很困苦的。又看他說：

『憶我少壯時，無樂自欣豫。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。』

又說：

『少時壯且厲，撫劍獨行遊。』

則可見他當時頗有一種意志飛揚不可一世之概。故彼時他雖已識得『秉耒力時務』之『多所欣』，卻也未嘗沒有用世之意，只無如『求之靡途』的徒有『顧盼莫誰知』的感慨罷了。

①有會而作。

②飲酒詩之十九。

③雜詩之五。

④擬古之八。

⑤辛卯始春懷古田舍之二。

歸去來辭序。

⑥辛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。

從二十九歲爲州祭酒到四十一歲賦『歸去來兮』永歸田園，這十三年的生活，是他自己所謂『誤落塵網中』的生活，便是他一生的第二時期。在此期內，他嘗了好幾次做官的滋味，卻是愈嘗愈覺惡劣，結果，只使他和田園的感情，一天濃厚一天。

○歸田園居之一。

他既嘗過爲州祭酒時『不堪州職』○的況味，所以始作鎮軍參軍時，便已存一個『暫與園田疏……終返班生廬』的念頭。又說『勉勵從茲役……終懷在歸舟』○『投冠旋舊廬，不爲好爵榮』○可見他這種做官實在是一百二十分的不耐煩。及至後來喪母喪妹，連遭變故，^四於是毅然決然的斷了做官的念頭；這在他那歸去來辭的序裏寫得很明白，讀者自能見到，無須累贅了。

○梁昭明太子所爲傳。

○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。

○辛丑赴假還江陵。○參看

年譜

他既有過這番經驗，以後就再不敢領教做官的滋味，故終其身不復出仕，這就構成他一生的第三時期。但是這一期間又可分爲兩段：第一段是他初歸田園的幾年，其時因『久在樊籠裏，復得返自然』○正如羈鳥歸林，得其所哉，日得與一二素心人『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』『奇文共欣賞，疑義相與析』

◎真是說不出的逍遙自在；但到第二段——即五十四五以後。——一來景況日非，不但買不起酒，甚至須向人乞食，二來目擊朝代更易，雖則他胸襟曠達，未必計較你姓司馬的或姓劉的做皇帝，但看當時殺人放火的殘暴行爲層見疊出，總不免心中有點感忿，因而所唱的盡是楚調了。好在他對於『有生必有死』的道理，素常參透，所以臨死時候，還能好整以暇的做了三首挽歌和一篇自祭文，然而我們讀他的

『荒草何茫茫！白楊亦蕭蕭！嚴霜九月中，送我出遠郊。』④
幾句，也已感着無限悲涼了。

○歸田園居之一。○移居篇。○挽歌第一首。○挽歌第三首。

陶淵明的詩，全都涵泳在一個『自然』裏面。他的作品可描寫的是自然的兩個方面：一是自然的靜態；一是自然的動態。他對於這兩個方面都有一種深澈的洞見，所以從靜態說時，他寫春初，便說得出

『鳥哢歡新節，冷風送餘善。』 \ominus
寫深秋，便說得出

『清氣澄餘滓，杳然天界高。』 \ominus

寫冬雪，便說得出

『傾耳無希聲，在目皓已粲。』 \ominus

這都是千古不朽的名句，決非對於自然界沒有真正洞見的人說得出來的。

○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一。○己酉歲九月九日。

○辛卯歲十二月作與從弟敬遠。

他所以代表自然的動態的，就是詩中常見的所謂『運』，所謂『化』，所謂『大化』、『遷化』、『大鈞』等等名詞。大概這些觀念，都是從列子哲學得來的。他基於他的『大鈞無私力，萬物自森著』 \ominus 的宇宙觀，以構成他的『委運』、『憑化』的人生觀。但他卻不是那種放浪形骸之外的頹廢派，所以他到三十多歲，還仍舊能毅

『貧居依稼穡，勤力東林隈，不言春作苦，常恐負所懷。』④

他又不是那種講究清淨寂滅的出世派，所以當那淨土宗的白蓮社中人約他入社時，他拒絕道：

『山澤久見招，胡事乃躊躇，直爲親舊故，未忍言索居。』⑤

他的主張可以

『身非我有也，旣生不得不全之。』⑥

兩句話總括之。但他雖承認『人』無非是自然的一部分，卻以爲『有生之最靈者人也。』⑦所以他的神釋篇⑧說：

『人爲三才中，豈不以我故。』

因此，他覺得人生比其他一切『有生』爲有意義，須不僅在能『全』之而已。這樣的人生觀，我們可引列子裏的一段話來代表牠：⑨楊朱曰：『原憲窶於魯，子貢殖於衛，原憲之窶損生，子貢之殖累身，然則窶亦不可，殖亦不可，其可焉。』

在?』曰:『可在樂生,可在逸身,故善樂生者不窶,善逸身者不殖。』他因爲求不窶,這才

『秉耒力時務,解顏勸農人。』⑩

也因爲求不窶,所以他說:

『衣食當須紀,力耕不吾欺。』⑪

又說:

『田家豈不苦,弗獲辭此難。……但願長如此,躬耕非所歎。』⑫

但他卻決不願殖,所以他說:

『傾身營一飽,少許便有餘,恐此非名計,息駕歸閒居。』⑬

又說:

『客養千金軀,臨化消其寶,裸葬何必惡,人當解意表。』⑭

他承認『樂生』和『逸生』是人生的最終目的,所以一則曰『淹留豈無成,』

◎再則曰『棲遲詎爲拙。』

○形影神之三。

○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澤田舍種。

○和劉榮桑。

○列子楊朱。

○列子楊朱。

○形影神之三。

○楊朱篇。

○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。

○移居篇之二。

○庚戌歲九月中

於西田獲早稻。

○飲酒篇之十。

○飲酒篇之十一。

○九日閒居。

○辛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

弟敬遠。

他對於儒家『憂道不憂貧』的主義原是贊成的，但不主張不憂貧便不工作，因而覺得儒家的主義未免太空疏一點，所以他說：

『先師有遺訓，憂道不憂貧，瞻望邈難逮，轉欲思長勤。』

又略帶一點譏諷的語氣道：

『孔耽道德，樊須是鄙。董樂琴書，田園不履。苟能超然，投迹高軌，敢不歛衽，敬

歎厥美。』

他覺得這種不履田園的超然態度是不對的，所以他跟

『遙遙沮洳心千載乃相關。』^②

換句話說，他是澈底主張勞工神聖的。

①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。

②勸農本編未錄。

③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種早稻。

以上是我們這位大詩人的人生觀的大概，但還不足以代表他的全人格。因為我們曉得他本來是一個意氣飛揚的少年，後來雖則

『歲月擲人去，有志不獲骋。』^④

而這種壯且厲的猛志，始終還潛伏在他的人格的深處。所以他對於歷史上的人物，是仰慕荆軻⑤和田子春⑥一流人物的。

①雜詩之二。②見詠荆軻。③見擬古之二。

我們讀他的形影神三首，知道他的消極主義——以『形』爲象徵。——和積極主義——以『影』爲象徵。——曾經有過一度的戰鬪，看看分不出高下，這才『神』出來排解，方是他的人生觀的確定。

然而理想和現實是常常要發生衝突的，他的這種人生觀固然合理，但是實踐起來時卻常常要受『現實』的阻難。你看他

『代耕本非望，所業在田桑。躬親未曾替，寒餒常糟糠。豈期過滿腹，但願飽粳糧。御冬足大布，蠶繩以應陽。』

然而『政爾不能得』，真是『哀哉亦可傷』了！○他於是覺得就是這樣平淡的生活，也不能不有如桃花源裏的那種理想社會，才得實現。然而桃花源裏的社會，畢竟不過是一種『烏托邦』罷了，叫他從那裏去『問津』呢？於是我們這位詩人就不得不另去找一個『避秦時亂』的地方——就是『酒』了。酒是他的逃避『現實』的唯一所在，也是他抵擋『現實』的襲擊的唯一武器。他不滿意於兒子時，便說：

『天運苟如此，且進杯中物。』○

感到歲月擲人時，便說：

『撥置且莫念，一觴聊可揮。』^④

你看他的酒的好處：

『試酌百情遠，重觴忽忘天。』^⑤

○雜詩之八。○責子。○還舊居。○連雨獨飲。

自來批評陶詩的人，從梁蕭統到現代，不下數百家，這裏只能略引數家之說以備參考。蕭統說：

『淵明文章不羣，詞采精拔，跌宕昭彰，獨超衆類，抑揚爽朗，莫與之京，橫素波而傍流，干青雲而直上。』^⑥陶集原序

鍾嶸說：

『陶潛詩……文體省淨，殆無長語，篤意真古，辭興婉恠，……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。』^⑦詩品

蘇軾說：

『淵明作詩不多，然其詩質而實綺，癯而實腴，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。』

東坡詩話

這種種說，當然也各有所見。但就詩論詩，最能扼要的，當莫如朱熹和顧炎武兩家之說。朱子道：

『淵明詩所以爲高，正在不待安排，胸中自然流出。』

朱子文集

顧先生道：

『末世人情彌巧，文而不慙，固有嘲賦采薇之篇而夕有捧檄之喜者，……栗里之徵士，淡然若忘於世，而感憤之懷，有時不能自止，而微見其情者，真也。』這雖只說及陶詩的一方面，但這一個『真』字和朱子的『自然』兩字，確已把陶詩所以偉大所以不朽的原因括盡無遺了。至於他的想像力的豐富，則可於讀山海經十三首見之。

陶淵明詩集

中華民國十五年九月傅東華識

凡例

一、本編所選均五言，四言不錄。五言經各家證明僞作者不錄；可疑者不錄；意義隱晦者不錄。一題不止一首者均全錄；唯雜詩十二首僅錄八首。

一、本編舊註所依據者爲四庫全書抄本陶淵明集，湯漢注本，毛晉汲古閣本，吳瞻泰陶詩彙注，溫汝能陶詩彙評及十八家詩鈔之四家註。新注重詁義，典實亦間有補考。

一、各本字句互異者不主一本，唯擇最安者從之，編中不復註明從何本。

一、原集次序甚亂，本編依新撰年譜重爲排次，俾讀者一覽而知作品氣性之變遷。其不能考定年歲者，按本詩之氣性順次之。詠史各章，讀山海經十三首，及桃花源詩，形影神三首，均不能考定何年所作，本編作爲附載，列諸編末。

目 錄

辛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二首	一
辛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	一
和郭主簿二首	二
諸人共遊周家墓柏下	三
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	四
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於規林二首	五
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中	六
連雨獨飲	六
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	七
還舊居	八